

香港中樂團訪滬贈環保革胡

【大公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四月十二日晚，一場特別的民族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學院奏響，來自香港中樂團的胡琴首席們與上海音樂學院的演奏家同台交流切磋。演出間隙，香港中樂團還向革胡創製者楊雨森之子楊紅光贈送了樂團研製的環保革胡，並由楊紅光贈予上海音樂學院東方樂器博物館。

「目前衆多的中樂團中，有胡琴重奏的卻很少。香港中樂團因為有個環保胡琴的項目，所以胡琴重奏有好幾個組，也創作了很多作品，在星、港、台等地都有過演出。此次藉贈送革胡之際，在上海音樂學院進行這樣一個革胡的演出，意義十分深遠。」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首席指揮閻惠昌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是次香港中樂團到上海音樂學院進行交流演出還要源於十多年前在這裏談下的一份合作協議。

閻惠昌說，此前香港中樂團曾到訪上海音樂學院，就革胡的進一步改良研製與音樂學院方面簽了一份授權合作協議，「由我們繼續去完善當時楊雨森先生創製的革胡」。

進一步改良環保革胡

香港中樂團樂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介紹，中國傳統的胡琴琴面多以蟒蛇皮製成，但上世紀八十年代蟒蛇逐步被視為受保護動物後，內地革胡的生產便進入了停滯階段。二〇〇四年起，香港中樂團開始研製既不必殺生、又可降解的環保革胡——以環保的PET聚酯纖維替代蟒蛇皮。「第一代環保革胡經歷了十一版的改良，而今天演出用的是第二代革胡的第三個改良版。」阮仕春稱，環保革胡的聲部音色更統一，發揮空間更大，即使驟冷高溫或雨雪天氣也不受影響，同時改良的雲杉材質的共鳴箱亦使樂器音色更加完美。目前，隨着環保革胡的成功改良，香港中樂團方面還製出了環



保高胡、二胡、中胡、革胡及低音革胡的一整個系列。

而根據當時的合作協議，香港中樂團研製環保革胡成功後，需要贈送一把環保革胡給楊雨森的家人，故有了這次的交流行。

伍敬彬新曲世界首演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更多人感受到胡琴的魅力，香港中樂團方面特別委託香港本土作曲家伍敬彬為是次交流演出創作了新曲《紅燭》，並於演出當晚進行世界首演。

據閻惠昌介紹，《紅燭》的編曲可謂是融會東西文化精粹，「這也是香港文化的特點」。據悉，《紅燭》全曲分為「紅燭淚」；「星下紅燭」；「虹光引」三個樂章，樂曲中穿插了兩首中外名曲的樂段，一首是紅綠女的經典金曲，由王粵生作曲，唐滌生填詞的廣東小曲《紅燭淚》；另一首則是由維特一場（Victor Young）創作的經典爵士金曲《星光下的史黛拉》（Stella by Starlight），此曲曾作為一九四四年電影《不速之客》（The Uninvited）的主要配樂。「伍敬彬嘗試把悲淒

◀香港中樂團向革胡創製人楊雨森之子楊紅光（右三）贈送環保革胡
大公報記者 夏微攝

▼阮仕春（左起）、陸春齡、閻惠昌合影
大公報記者 夏微攝



的粵調及爵士怨曲的曲調融成一體，希望聽衆能感受其細緻的情感描寫」。

令人驚喜的是，九十六歲高齡的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著名笛子表演藝術家、中國笛子的一代宗師，有「笛王」之美譽的陸春齡親臨現場，演繹了《節日舞曲》及《喜報》等兩首由他親自作曲的作品。抖擻的精神，精準的把控，吸睛的氣場，將整場交流演出推向高潮，引得台下聽衆陣陣掌聲。



◀鄧仲敏（前排左）與陸春齡（前排右）交談稱，音樂無界，是一個很好的交流平台
大公報記者 夏微攝

香港中樂團增進滬港交流

【大公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閻惠昌向記者透露，五月九日，中國音樂高等研究所將在滬成立，而香港中樂團則因其體制及委託創作作品衆多等原因將成為研究對象。

他說：「發起人希望能把香港中樂團作為一個研究項目。香港中樂團的體制、作品，特別是委託創作作品達到了二千三百多首，曾有業內朋友和我開玩笑說，建議香港中樂團申請健力士世界紀錄，因為包括西方交響樂團在內，都沒有委託這麼多的作品，且作曲家來自世界各地。」

記者留意到，藉是次交流演出機會，上海音樂學院東方樂器博物館（博物館）向香港特區政府駐滬辦主任鄧仲敏發出邀請，若香港方面有意願，博物館想邀請香港學生來上海參觀並安排講座等，增進滬港兩地交流。

鄧仲敏表示，香港中樂團不僅在推廣中樂方面不遺餘力，更是香港的文化大使：「文化交流向來都是滬港交流的重要一環，香港中樂團與上海音樂學院的這次交流活動，除了演示他們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傳承，也是對滬港文化集中展示的有力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活動。」

她續稱，是次舉行的革胡捐贈的儀式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香港中樂團向楊紅光捐贈樂團所研發的環保革胡，楊紅光把這環保革胡贈予東方樂器博物館。這個捐贈儀式，象徵兩地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是一件難能可貴的美事。」

鄧仲敏寄語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的香港學生，「希望能像香港中樂團一樣，充當香港的文化大使，兼收並蓄，加強滬港音樂和藝術的交流發展，增進兩地友誼，傳承並弘揚中華的音樂和藝術精粹。」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耀群聲粵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杞伯山上英雄血》。
- 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主辦魔術表演「魔幻之旅」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
- 合一空間主辦「香港國際編舞節」今起至四月十七日，每晚七時半於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 李永庚首個香港個展「做活」於中環都爹利街11號律敦治中心108號世界畫廊免費開放至四月十九日。



▲王健當晚的演奏，強調曲目的巴洛克特性
►指揮余隆



當古典遇見現代 聽港樂「王健的海頓」音樂會有感

李 夢

香港管弦樂團四月初演出的兩場「王健的海頓」音樂會中，選曲的年代跨度很大：開場的《七夜》，由樂團委約內地青年作曲家杜薇創作；下半場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如是說》完成於一百多年前；上半場另一首作品——海頓C大調大提琴協奏曲——則要追溯到一七六一年左右。一場音樂會集齊古典、浪漫以及現代音樂三種風格的作品，確是難得一見。

音樂會三種風格

海頓這首C大調大提琴協奏曲（Hob.VIIb/1），由大提琴家王健與樂團及指揮余隆合作。王健對於德國人海頓寫作的兩首大提琴協奏曲並不陌生，曾在一九九九年與中國指揮家湯沐海以及里斯本管弦樂團（Gulbenkian Orchestra）灌錄唱片，由DG公司發行。

而我在四月一日的音樂會上，卻聽到了與十多年前唱片中完全不同的海頓。如果說一九九年的版本中，演奏者試圖凸顯這首曲目目正典雅的巴洛克氣質，那麼當晚與余隆和「港樂」樂手合作時，王健則將這首作品奏出更加絢爛的樣貌，抒情性極強，乍聽上去與晚期浪漫派曲目風格相近。

古典時期三位最著名的作曲家（海頓、莫扎特以及貝多芬）中，曾為大提琴這件樂器寫作協奏曲的只有海頓一人，這或許與作曲家對於大提琴以及大提琴演奏家的熟悉程度有關。一七六一年，海頓獲匈牙利艾斯特赫茲親王委任為副宮廷樂長後，立即引薦大提琴家懷格（Joseph Weigl）進入樂團，看得出他對懷格的才華頗為仰重。這首三樂章曲目，正是作曲家為懷格以及他所在的宮廷樂團度身訂造。

由於曲目寫作的年份正處在巴洛克與古典時期交界處，故這首大提琴協奏曲兼具兩種音樂風格之特色。之所以稱這首曲目延續了巴洛克作品風格，因為它為十餘人的小型宮廷樂團創作，它的旋律線條華麗且穿插大量的附點與切分音，而且，它的伴奏略顯單調。而曲目的古典風



◀《七夜》作為一首現代音樂作品，聽來很有些印象派作品的味道。圖為作曲家杜薇（前排中）與樂團在台上

格則體現在：第一及第三樂章以奏鳴曲式樣寫成，複調音樂漸漸為主調音樂取代，且第三樂章相對巴洛克協奏曲而言，越發強調大提琴聲部與樂團的和聲。

強調巴洛克特性

王健當晚的演奏，明顯意在強調該樂曲的巴洛克特性。他將附點和裝飾音奏得十足華麗且靈巧，甚至予人些許嘩眾取寵的感覺。他對於節奏的處理亦頗為隨性，以至於將標示為「中板」（moderato）的第一樂章，奏成近乎快板的模樣。與他一九九九年灌錄的版本相比，王健在這場音樂會上有意識淡化曲目的「典雅」，越發突出其活潑、爛漫甚至俏皮的味，雖說與我期待的演繹有些出入，但只要能夠自圓其說便好。

這一版稍嫌飄渺的海頓大提琴協奏曲，與開場杜薇那首《七夜》對照來看，在氣質上竟異常契合。《七夜》講的是「夢」。作曲家從《博爾赫斯談話錄》表述噩夢的段落以及自己親歷的夢境中找到靈感，進而創作該曲。與不少現代音樂作品相似，《七夜》追求古怪的音響效果，每每

不按常理出牌，並將怪、偏以及不穩定的旋律當作常態。它將碎片化的情景拼貼扭纏在一起，已然走離美與典雅等評價音樂的慣常語境。

在我看來，《七夜》作為一首現代音樂作品，實驗與先鋒的意味並不濃重。作曲家無意沿循無調式音樂路向深入探索，反而在衆人紛紛求新求變的狀態中轉身回望。聽得出，杜薇並不想為了變化而變化，不想追逐最時興的創作手法。她以旋律描摹場景的手法是標題音樂的特徵，而她為豎琴與弦樂聲部寫作的合奏段落，聽來很有些印象派作品的味道。

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與《七夜》的創作年份雖說相隔甚遠，但當晚樂團與演奏者卻在相當程度上拉近了二者的「距離」，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觀衆在上半場音樂會上，並未見到這兩首相距兩百多年的曲目碰撞或拉扯出怎樣的張力，反而透過演奏者演奏手法的些許調整，找到兩首性格迥異樂曲中情緒與情感上的交疊之處。因此，這樣一場「古典」遇見「現代」的音樂會，少了一些戲劇性，卻多了親近的味道。

（香港管弦樂團供圖）